

# 閩語方言輔音韻尾今讀的歷史分析\*

吳瑞文 林英津

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提要** 就整體閩語方言內部輔音韻尾的今讀表現而言，各次方言區有相當不同的走向。舉例來說，閩南方言內部有成系統的文白差異，基本上文讀系統有三套輔音韻尾，音讀表現為-m/-p、-n/-t、-ŋ/-k，白讀系統則除了上述三類之外，還有-v/-v?的讀音。閩東區則絕大部份都只有一套輔音韻尾，音讀表現為-ŋ/-k。面對這樣的現象，本文嘗試利用三種方法，分別就不同的閩語次方言來追溯早期閩語輔音韻尾可能的形態。這三種方法分別是：1. 單一方言文白異讀的比較；2. 早期方言文獻與現代方言的比較；3 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結論指出，以上這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會得出相當一致的結果。

**關鍵詞** 閩語方言、輔音韻尾、文白異讀、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 1. 前言

整體而言，閩語方言內部的輔音韻尾表現有相當不同的走向。以下我們根據中古漢語十六攝的分別，列出現代八個閩語方言輔音韻尾的音讀表現。必須先說明的是，閩語有豐富的文白異讀，由於早期的輔音韻尾在閩南方言的白話音系統中有弱化為鼻化韻及喉塞尾的狀況，我們下表所列閩語方言的輔音韻尾表現，主要取文讀音為代表。<sup>1</sup>(揭陽語料取自蔡俊明(1976)，其他閩語材料都取自李如龍(1991))

韻攝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m /*-p		*-n /*-t				*-ŋ / *-k		
寧德	-vn	-vn	-vn	-vn	-vn	-vn	-vn	-vn	-vn
	-vp	-vp	-vn	-vn	-vk	-vk	-vk	-vk	-vk
福清	-vŋ	-vŋ	-vŋ	-vŋ	-vŋ	-vŋ	-vŋ	-vŋ	-vŋ
	-v?	-v?	-v?	-v?	-v?	-v?	-v?	-v?	-v?

\* 本文書寫，實為語言所「漢語方言讀書會」的副產品之一。2004/12/18 承蒙交通大學許蕙娟教授應允，以一天的時間為中文系背景的同人導讀 Optimality Theory。許教授上午先做 OT 文獻導讀，下午則以 Revisiting the Syllable in Chinese 為題，展示如何應用 OT 處理漢語方言音韻。許教授建議以\*-GVGC 的構擬來解釋比較閩方言韻尾的現象，現場帶動聽講同人熱烈的討論。事後，本文作者還透過電郵往返，與許教授、木津祐子教授（時為語言所訪問學人）有過若干討論。謹此，紀念道問學的因緣，並再一次向許教授及讀書會同人表示深深的感謝。

本文初稿曾於 2005 年 9 月 20-22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討會」上宣讀，與會學者在會中、會後提出不少有建設性的意見，特此致謝。另外，我們也要感謝匿名審查人提出的修改建議，提供我們不同面向的思考，在此一併致上謝忱。本文如有其他疏漏之處，責在作者。

<sup>1</sup> 閩南話白話音輔音韻尾的表現大致是：早期鼻輔音韻尾今讀為鼻化音；早期塞輔音韻尾今讀為喉塞音韻尾。至於如何重建這些鼻化音及喉塞音韻尾的早期形式，在本文第 2 節與第 4 節中會有詳細討論。

泉州	-vn -vp	-vn -vp	-vn -vn	-vn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漳州	-vn -vp	-vn -vp	-vn -vn	-vn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揭陽	-vn -vp	-vn -vp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vŋ -vk
永安	-vm/ -vŋ/-vŋ -v	-v -v	-vŋ/-vŋ -v	-vm -vŋ/-vŋ -v	-vm -v	-vm -v	-v -v	-v -v	-v -v
莆田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建甌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vŋ -v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

第一、在閩語中，閩東的寧德、閩南的泉州、漳州這三個次方言在音韻系統上具有輔音韻尾三分的格局，其分類上的表現與中古漢語十六攝的韻尾三分架構吻合。

第二、除了以上三個閩方言之外，其他閩方言的輔音韻尾都經歷過若干變化。例如，閩東福清方言及莆仙莆田方言的咸、深、山、臻四攝的輔音韻尾都讀為舌根鼻音-nj，與宕、江、曾、梗、通諸攝的輔音韻尾合併，相應的舌根塞音也讀為喉塞音-ʔ，可見這是整體輔音韻尾系統性的變化。閩南的揭陽方言則有不同的表現，咸、深兩攝韻尾讀為雙唇鼻音-m，但山、臻兩攝讀舌根鼻音-nj，與宕、江、曾、梗、通讀為同一類。閩北的建甌方言陽聲韻與入聲韻有不平行的演變，中古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諸攝的鼻音韻尾合流為-nj，但這些韻攝的塞輔音韻尾都已經丟失，成為開尾韻。

第三、表中最複雜的是閩中永安方言的表現。永安方言的鼻輔音韻尾有兩類，一類是雙唇鼻音-m，一類是舌根鼻音-nj，分布上是以雙唇鼻音為主。再從中古韻攝來觀察，咸、山、宕、江、曾、梗、通諸韻攝都有讀為雙唇鼻音韻尾-m，而咸、山、臻諸攝還可讀為舌根鼻音-nj。就閩語方言韻尾的整體趨向而言，永安方言的韻尾所經歷過的變化顯然與其他閩方言不同。根據張光宇（1996:160-161）的觀察，除了原本收-m尾的咸攝之外，永安方言中的山、宕、江、曾、梗、通諸韻攝之所以有-m尾的產生，肇因於主要元音的圓唇成份。換言之，這是條件音變（conditioned change）的結果。請比較下列方言：

中古韻攝	輔音韻尾	永安	泉州	例字
咸	*-m	-ym	-iam/-am	咸/銜
山	*-n	-um	-uā	搬炭山寒
宕	*-ŋ	-ɔm	-iū	張癢廠羊
江	*-ŋ	-iam	-oŋ	講
曾	*-ŋ	-m	-üi	橫
梗	*-ŋ	-am	-ioŋ	忠龍弓胸
通	*-ŋ	-am	-ioŋ	

對照永安與泉州方言，不難發現泉州方言的宕、江、曾、梗、通諸攝的主要元音都是圓唇([+round])的[-u]或[-o]。山攝則是合口介音起作用，使得韻尾變讀為-m。

以上我們的討論，基本上參考了《切韻》及韻圖提供的韻尾架構，這是一般漢語方言學界相當常見的操作辦法。除了這個方式之外，本文嘗試利用三種方法，分別就不同的閩語次方言來追溯早期閩語輔音韻尾可能的形態。這三種方法分別是：1.單一方言文白異讀的比較；2.早期方言文獻與現代方言的比較；3.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comparative method）。

## 2. 從文白異讀看泉州方言白話音的輔音韻尾

就單一方言內部一字多音的異讀現象而言，目前學界的研究以文白異讀的探討最為核心，研究的成果也最為豐碩。<sup>2</sup>閩語各次方言基本上都有相當程度的文白異讀表現，其中又以閩南話的文白異讀現象最為豐富，閩南話的文讀與白讀幾乎在共時平面上各自形成一個系統（羅常培 1956、楊秀芳 1982）。本節的內容主要就是利用閩南話泉州方言，透過文白異讀的比較來還原早期泉州方言白話音的輔音韻尾。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我們需要說明幾個觀念上的問題，以方便本節內容的鋪陳。

第一、文白異讀這個概念，標舉的是所謂文讀音與白話音的區別。一般都認為，白話是本地固有的讀音，文讀音是外來的讀音。<sup>3</sup>由此可見，方言內部文白異讀之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方言接觸。因此，從事單一方言內部文白異讀的比較研究，本質上就是不同方言間的比較研究。

第二、承上，當我們認為某個方言中屬於文讀的某一個音與屬於白話的某一個音彼此構成「文白異讀」關係時，這其實正意謂著這兩個讀音是「同源詞」（cognates），只是在這個方言內部有兩種不同的語音形式，Norman (1979)稱之為同源異形詞（doublets）。在這個基礎之上，單一方言內部同一個語位的文白異讀的比較，就等於是同源詞的比較。更進一步說，文讀音往往與書面語的結合比較緊密，白讀音則不盡如此。假設我們建立了某一個有書面文字可寫的文讀音與某一個看似沒有文字可寫的白話音的文白對應關係，就這個白話音而言，等於是為它找到了漢語語源。從聯繫音字關係的角度來看，也就是考證出某個方言在漢語文獻中的書寫方式（這就是所謂方言「本字」的研究）。

就韻母系統而言，閩南話有很多鼻化韻及喉塞尾韻，這些鼻化韻及喉塞尾韻的來源大部分是早期的輔音韻尾。<sup>4</sup>如果不參考其他方言的韻尾輔音表現，我們從泉州方言內部文白異讀的表現，也可以嘗試建立這些鼻化韻及喉塞尾韻的早期形式。底下根據上述的方法，分別說明幾個泉州方言白話音韻母的早期來源。

### 2.1 泉州方言幾個鼻化韻與成音節鼻音韻母的早期來源

#### (1)泉州方言-i韻母的早期來源

	添	染	天	連*	井	青
白讀	tʰi <sup>1</sup>	l̥i <sup>3</sup>	tʰi <sup>1</sup>	l̥i <sup>2</sup>	tsi <sup>1</sup>	tʂi <sup>1</sup>
文讀	tʰiam <sup>1</sup>	liam <sup>3</sup>	tʰian <sup>1</sup>	lian <sup>2</sup>	tsiŋ <sup>3</sup>	tʂiŋ <sup>1</sup>
早期韻尾	*-m	*-m	*-n	*-n	*-ŋ	*-ŋ

從上表來看，現在泉州方言平面上讀同一個白話韻母-i的語詞，從同源異形詞的表現來看，在更早之前應該分屬三類不同的輔音韻尾\*-m、\*-n、\*-ŋ，這三個韻尾在泉州方言的白話層中混讀為同一個類。

#### (2)泉州方言-ŋ韻母的早期來源

<sup>2</sup> 根據李如龍（1999）的看法，單一方言的「異讀」可以區分為文白異讀、別義異讀與音變異讀三個不同的類型。

<sup>3</sup> 對文白讀彼此間相對關係的看法，也有學者根據現代方言的表現舉出相反的例子。例如李榮認為北京話的文白異讀，文讀音是固有的，白話音是外來的（參見李榮 1982:115）。北京話的文白異讀可能因觀點不同，容或還有不同的解釋（例如耿振生 2003）。但專就閩語的文白異讀而言，在性質上我們仍然可以將文讀音視為外來音，白話音視為本地音。

<sup>4</sup> 就閩南話而言，也有某些鼻化音其實並非早期輔音韻尾的弱化，而是由音節內其他成份衍生出來，例如廈門話毛bɔ<sup>1</sup>、老lɔ<sup>3</sup>、好hɔ<sup>3</sup>等字的鼻化音似乎是因低元音韻母[ɔ]而產生。

	飯	轉	全	方	長	霜
白讀	pŋ <sup>5</sup>	tŋ <sup>3</sup>	tsŋ <sup>2</sup>	pŋ <sup>1</sup>	tŋ <sup>2</sup>	sŋ <sup>1</sup>
文讀	huan <sup>5</sup>	tsuan <sup>3</sup>	tsuan <sup>2</sup>	hɔŋ <sup>1</sup>	tɔŋ <sup>2</sup>	sɔŋ <sup>1</sup>
早期韻尾	*-n	*-n	*-n	*-ŋ	*-ŋ	*-ŋ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的成音節鼻音-ŋ是屬於白話層的韻母，透過個別語詞與文讀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泉州的成音節鼻音-ŋ至少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舌尖鼻輔音韻尾\*-n、另一個是舌根鼻輔音韻尾\*-ŋ。

從同源異形詞的比較來看，不難發現泉州方言的鼻化韻[-ŋ]及成音節鼻音[-ŋ]，其早期鼻輔音韻尾的來源其實不只一類。相對的，有些鼻化韻的早期來源就比較單純，底下分別討論。

### (3)泉州方言-iã韻母的早期來源

	坪	名	聽	精	行	贏
白讀	pʰia̯ <sup>2</sup>	biã <sup>2</sup>	tʰia̯ <sup>1</sup>	tsia̯ <sup>1</sup>	kiã <sup>2</sup>	iã <sup>2</sup>
文讀	pʰin̩ <sup>2</sup>	min̩ <sup>2</sup>	tʰin̩ <sup>1</sup>	tsin̩ <sup>1</sup>	hin̩ <sup>2</sup>	in̩ <sup>2</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ŋ	*-ŋ	*-ŋ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的-iã，其早期的來源主要是舌根鼻輔音韻尾\*-ŋ。

### (4)泉州方言-ã韻母的早期來源

	三	衫	膳	斬	監	敢
白讀	sã <sup>1</sup>	sã <sup>1</sup>	tã <sup>3</sup>	tsã <sup>3</sup>	kã <sup>1</sup>	kã <sup>3</sup>
文讀	sam <sup>1</sup>	sam <sup>1</sup>	tam <sup>3</sup>	tsam <sup>3</sup>	kam <sup>1</sup>	kam <sup>3</sup>
早期韻尾	*-m	*-m	*-m	*-m	*-m	*-m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的-ã，其早期的來源主要是雙唇鼻輔音韻尾\*-m。

### (5)泉州方言-uã韻母的早期來源

	單	懶	炭	煎	山	肝
白讀	tuã <sup>1</sup>	luã <sup>6</sup>	tʰuã <sup>5</sup>	tsuã <sup>1</sup>	suã <sup>1</sup>	kuã <sup>1</sup>
文讀	tan	lan <sup>3</sup>	tʰan <sup>3</sup>	tsien	san <sup>1</sup>	kan <sup>1</sup>
早期韻尾	*-n	*-n	*-n	*-n	*-n	*-n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的-uã，其早期的來源主要是舌尖鼻輔音韻尾\*-n。

### (6)泉州方言-iũ韻母的早期來源

	張	漲	量	上	香	秧
白讀	tiũ <sup>1</sup>	tiũ <sup>5</sup>	liũ <sup>2</sup>	tsiũ <sup>4</sup>	hiũ <sup>1</sup>	iũ <sup>1</sup>
文讀	tion <sup>1</sup>	tion <sup>5</sup>	lion <sup>2</sup>	tsion <sup>4</sup>	hion <sup>1</sup>	ion <sup>1</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ŋ	*-ŋ	*-ŋ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的-iũ，其早期的來源主要是舌根鼻輔音韻尾\*-ŋ。

## 2.2 泉州方言幾個喉塞音韻尾的早期來源

(1)泉州方言-i?韻母的早期來源

	碟	接	裂	鐵	折	舌
白讀	ti?⁸	tsi?⁷	li?⁸	thi?⁷	tsi?⁷	tsi?⁸
文讀	tiap⁸	tsiap⁷	liat⁸	thiat⁷	tsiat⁷	siat⁸
早期韻尾	*-p	*-p	*-t	*-t	*-t	*-t

從上表來看，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i?，它的早期來源包括雙唇塞音韻尾\*-p及舌尖塞音韻尾\*-t。

(2)泉州方言-e?韻母的早期來源

	絕	雪	說	月	啄	郭
白讀	tsə?⁸	sə?⁷	sə?⁷	gə?⁸	tə?⁷	kə?⁷
文讀	tsuat⁸	suat⁷	suat⁷	guat⁸	tok⁷	kok⁷
早期韻尾	*-t	*-t	*-t	*-t	*-k	*-k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e?，它的早期來源包括舌尖塞音韻尾\*-t及舌根塞音韻尾\*-k。

(3)泉州方言-a?韻母的早期來源

	答	踏	金	百	覓	歷
白讀	ta?⁷	ta?⁸	a?⁸	pa?⁷	ba?⁸	la?⁸
文讀	tap⁷	tap⁸	ap⁸	piak⁷	biak⁸	liak⁸
早期韻尾	*-p	*-p	*-p	*-k	*-k	*-k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讀層韻母-a?，它的早期來源包括雙唇塞音韻尾\*-p及舌根塞音韻尾\*-k。

(4)泉州方言-e?韻母的早期來源

	伯	白	冊	格
白讀	pe?⁷	pe?⁸	tshe?⁷	ke?⁷
文讀	piak⁷	piak⁸	tsiak⁷	kiak⁸
早期韻尾	*-k	*-k	*-k	*-k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e?，它早期的主要來源是舌根塞音韻尾\*-k。

(5)泉州方言-ue?韻母的早期來源

	八	拔	節	截
白讀	pue?⁷	pue?⁸	tsue?⁷	tsue?⁸
文讀	pat⁷	puat⁸	tsiat⁷	tsiat⁸
早期韻尾	*-t	*-t	*-t	*-t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ue?，它早期的主要來源是舌尖塞音韻尾\*-t。

(6)泉州方言-ia?韻母的早期來源

	僻	摘	脊	食	益	易
白讀	pbia?⁷	tia?⁷	tsia?⁷	tsia?⁸	ia?⁷	ia?⁸
文讀	pbiak⁷	tiak⁷	tsiak⁷	(sit⁸)	iak⁷	iak⁸

早期韻尾	*-k	*-k	*-k	*-k	*-k	*-k
------	-----	-----	-----	-----	-----	-----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ia?，它早期的主要來源是舌根塞音韻尾\*-k。這裡需要說明一點，那就是「食」字的韻母讀為-it，韻尾是舌尖塞音-t。從泉州方言內部我們看不出-iak與-it兩個韻母之間的關係，現在加入漳州方言來比較：

	僻	摘	脊	食	益	易
泉州文讀	p <sup>hi</sup> aik <sup>7</sup>	tiak <sup>7</sup>	tsiak <sup>7</sup>	(sit <sup>8</sup> )	iak <sup>7</sup>	iak <sup>8</sup>
漳州文讀	p <sup>h</sup> lik <sup>7</sup>	tilk <sup>7</sup>	tsilk <sup>7</sup>	sik <sup>8</sup>	ik <sup>7</sup>	ik <sup>8</sup>

很清楚的，泉州方言文讀層韻母-iak對應漳州方言的文讀層韻母-ik。根據以上泉漳方言的比較，從語音演變來看，可以作為泉州方言食sit<sup>8</sup>這一讀音早期形式的選項，至少有以下兩個<sup>5</sup>：

1.以\*-iak為早期形式，泉州方言的演變是：

*-iak > -it / s _	食
*-iak > -iak / 其他聲母 _	僻 摘 脊 益 易

2.以\*-ik為早期形式，泉州方言的演變是：

*-ik > -it / s _	食
*-ik > -iak / 其他聲母 _	僻 摘 脊 益 易

以上兩個起點固然不同，但都顯示泉州方言「食」讀為sit<sup>8</sup>是條件音變的結果。

#### (7)泉州方言-ua?韻母的早期來源

	潑	末	熱	割	渴	活
白讀	p <sup>b</sup> ua? <sup>7</sup>	bua? <sup>8</sup>	lua? <sup>8</sup>	kua? <sup>8</sup>	k <sup>h</sup> ua? <sup>7</sup>	ua? <sup>8</sup>
文讀	p <sup>b</sup> uat <sup>7</sup>	buat <sup>8</sup>	liat <sup>8</sup>	kat <sup>7</sup>	k <sup>h</sup> at <sup>7</sup>	huat <sup>8</sup>
早期韻尾	*-t	*-t	*-t	*-t	*-t	*-t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ua?，它早期主要的來源是舌尖塞音韻尾\*-t。

#### (8)泉州方言-o?韻母的早期來源

	薄	卓	落	作	鶴	學
白讀	po? <sup>8</sup>	to? <sup>7</sup>	lo? <sup>8</sup>	tsoi? <sup>7</sup>	ho? <sup>8</sup>	o? <sup>8</sup>
文讀	pok <sup>8</sup>	tok <sup>7</sup>	lok <sup>8</sup>	tsok <sup>7</sup>	hoc <sup>8</sup>	hak <sup>8</sup>
早期韻尾	*-k	*-k	*-k	*-k	*-k	*-k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o?，它早期的主要來源是舌根塞音韻尾\*-k。

<sup>5</sup> 這意謂著，根據泉州、漳兩個方言的比較，我們可以設定其中某一個方言的讀音代表更早的共同來源，也可以設定一個與現代泉漳方言語音形式完全不同的讀音作為共同來源；由這個共同來源分別演變為現代的泉州方言、漳州方言。就邏輯上來說，加上\*號的共同語音形式與現代方言的讀音的差異在於，前者是經由比較方法構擬的早期形式，後者是現代方言實際存在的具體音讀，即使它們音標形式上一樣，但性質並不相同，不宜混淆。

### (9)泉州方言-ioʔ韻母的早期來源

	著	借	尺	石	脚	藥
白讀	tioʔ <sup>8</sup>	tsioʔ <sup>7</sup>	tshioʔ <sup>7</sup>	tsioʔ <sup>8</sup>	kioʔ <sup>7</sup>	ioʔ <sup>8</sup>
文讀	tiok <sup>8</sup>	siak <sup>7</sup>	tshia <sup>7</sup>	siak <sup>8</sup>	kiok <sup>7</sup>	io <sup>8</sup>
早期韻尾	*-k	*-k	*-k	*-k	*-k	*-k

根據上表，泉州方言白話層韻母-ioʔ，它早期主要的來源是舌根塞音韻尾\*-k。

## 2.3 小結

本節根據泉州方言的文白異讀，以同源詞比較的角度，嘗試由文讀層來追溯出自話層可能存在過的韻尾輔音。這個方法，其本質仍然是方言比較，只是我們把焦點放在單一方言內部的異讀，而異讀乃是因為方言接觸所造成。另外，這個方法在操作上有幾個需要特別留意的問題：

第一、如果白話層的語詞沒有相應的文讀層，我們就無法追溯出它可能存在過的韻尾輔音。換言之，如果對於同一個語位，文讀層與白話層用了不同的語詞，這個方法就幾乎無用武之地。

第二、前文已經指出，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來看，文白異讀是單一方言內部同源詞的探求，因此首應注重的，仍然是音韻對應規則的建立。換言之，即使找到一對意義上相近或相同的文讀音與白讀音，如果在方言內部不能找到成系統的文讀音與白話音的規則對應，那麼就無法證成這兩個語音形式之間的同源關係，自然也就不能運用這個方法。

第三、我們還要特別需要強調的一點，就共時平面而言，所謂文讀音與白讀音是併存於一個方言內部的異質性成份，因此就邏輯上而言，它們之間並不具有演變關係。以泉州方言來看，文讀音往往保留完整的輔音韻尾，白話音則弱化為鼻化韻及喉塞韻尾，我們缺乏積極的證據主張文讀音演變為白話音；相對的，一個比較嚴謹的說法是，泉州方言內部文讀層與白讀層的輔音韻尾有不同的演變，而這不同的演變之所以共存於一個方言，其原因乃是方言接觸。

## 3. 從文獻與方言的比較看汕頭方言早期的輔音韻尾

如果某個方言有不同時期的方言紀錄，就可以利用早晚不同時期的語料從事比較研究，從而了解這個方言經歷過怎麼樣的結構變化及音韻變遷。本節以閩南汕頭方言為例，利用早期西方傳教士的汕頭方言紀錄及最近發表的汕頭話語料，嘗試說明汕頭方言近百年來發生幾項關於輔音韻尾的音韻變化。本文用來比較的汕頭話材料如下：

### 1.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Field A. M.,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83

(《汕頭音義字典》，本文以下簡稱為《汕頭》1883)<sup>6</sup>

### 2.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中汕頭市方言的相關紀錄

林倫倫、陳小楓著，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本文以下簡稱《汕頭》1996)

從《汕頭》1996 的語料來看，汕頭方言有 84 個韻母，除了鼻化韻及喉塞音韻尾之外，只有兩套輔音韻尾，一套是雙唇輔音韻尾-m / -p，另一套舌根輔音韻尾是-ŋ / -k。底下我們列出《汕頭》1996 的-m / -p，-ŋ / -k 韵母來觀察：

<sup>6</sup> 本節中抄錄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的語料，除了聲調改以調類方式標注之外，聲母、韻母都根據作者原字典上的羅馬字標音，不另行轉寫為國際音標。關於這本字典所記錄的汕頭話的語音系統與國際音標的對應關係，請參閱本文附錄。另外，汕頭字典調類的標注方式是：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

-m	-im	-am	-iam
例字	沉林心琴	貪南杉甘	點尖染淹
-p	-ip	-ap	-iap
例字	立濕入及	答納汁鵠	貼接澀業

-ŋ	-ŋŋ	-ŋŋŋ	-ŋŋŋŋ	-ŋŋŋŋŋ	-ŋŋŋŋŋŋ	-ŋŋŋŋŋŋŋ
例字	品真仁引	盆船群雲	平種弓英	長床斤銀	捧重空風	恭窮雄容
-k	-ik	-uk	-ek	-vk	-ok	-iok
例字	必直七乙	不突出骨	逼竹粟黑	乞	卜族福沃	畜曲郁育

-ŋ	-ŋŋ	-ŋŋŋ	-ŋŋŋŋ
例字	班單雙康	邊天唱香	萬全光元
-k	-ak	-iak	-uak
例字	北踢虱學	別設卻躍	拔劣悅伐

本節主要的內容，就是利用《汕頭》1883 與《汕頭》1996 這兩份相差一百年的語音紀錄，來探討汕頭方言輔音韻尾在這之間所發生的音韻變化。

### 3.1 汕頭方言舌尖輔音韻尾的歷時變化

#### 3.1.1 汕頭方言舌尖輔音韻尾演變的主要方向

比較《汕頭》1883 與《汕頭》1996 兩份語料，汕頭方言在這一百年間所發生的最顯而易見的結構性變化，就是早先獨立的舌尖輔音韻尾-n / -t，今讀同舌根輔音韻尾-ŋ / -k。請看下表：

汕頭	品	進	緊	筆	七	吉
1883	phin <sup>3</sup>	cin <sup>5</sup>	kin <sup>3</sup>	pit <sup>7</sup>	chit <sup>7</sup>	kit <sup>7</sup>
1996	pin <sup>3</sup>	tsin <sup>5</sup>	kiŋ <sup>3</sup>	pik <sup>7</sup>	tshik <sup>7</sup>	kik <sup>7</sup>
早期韻尾	-n	-n	-n	-t	-t	-t

汕頭	本	船	軍	不	出	骨
1883	pun <sup>3</sup>	cun <sup>2</sup>	kun <sup>1</sup>	put <sup>7</sup>	chut <sup>7</sup>	kut <sup>7</sup>
1996	purŋ <sup>3</sup>	tsunŋ <sup>2</sup>	kun <sup>1</sup>	puk <sup>7</sup>	tsbuk <sup>7</sup>	kuk <sup>7</sup>
早期韻尾	-n	-n	-n	-t	-t	-t

汕頭	邊	天	見	別	列	傑
1883	pien <sup>1</sup>	thien <sup>1</sup>	kiɛn <sup>5</sup>	piet <sup>8</sup>	liet <sup>8</sup>	kiet <sup>8</sup>
1996	pian <sup>1</sup>	thianŋ <sup>1</sup>	kiŋŋ <sup>5</sup>	piak <sup>8</sup>	liak <sup>8</sup>	kiak <sup>8</sup>
早期韻尾	-n	-n	-n	-t	-t	-t

根據上表我們不難發現，就汕頭方言歷時發展來看，輔音韻尾發生了以下的變化：

-n > -ŋ

-t > -k

根據《汕頭》1883 的記載，當時的汕頭方言有[-wn]、[-wt]這兩個韻母，這兩個韻母在《汕

頭》1996 中沒有發現。首先，我們要先說明[-wn]、[-wt]韻母的音值問題。根據字典前的元音說明 (p.iv)，主要元音[-w]的讀音描述如下：

w as o in one 完wn<sup>2</sup> 選swn<sup>3</sup> 萬bwn<sup>6</sup>

根據 Field 的說明，主要元音[-w]的發音相當於 “one” 這個音節中 “o” 的發音。換句話說，這個寫為[-w]的元音(vowel)，其英文發音應該是[-wʌ]，相當於汕頭方言的[-ua]，就音節結構的角度而言，[-ua](或[-wʌ])是介音+主要元音的結構。現在我們先來觀察一下《汕頭》1883 的[-wn]、[-wt]兩韻在《汕頭》1996 中的對應關係。請看下表：

汕頭	萬	端	轉	全	選	旋
1883	bwn <sup>6</sup>	twn <sup>1</sup>	cwn <sup>3</sup>	chwn <sup>2</sup>	swn <sup>3</sup>	swn <sup>2</sup>
1996	buar <sup>6</sup>	tuan <sup>1</sup>	tsuan <sup>3</sup>	tsbuau <sup>2</sup>	suan <sup>3</sup>	suan <sup>2</sup>
早期韻尾	-n	-n	-n	-n	-n	-n

汕頭	寬	關	慣	元	彎	怨
1883	khwn <sup>1</sup>	kwn <sup>1</sup>	kwn <sup>5</sup>	ngwn <sup>2</sup>	wn <sup>1</sup>	wn <sup>5</sup>
1996	khuau <sup>1</sup>	kuan <sup>1</sup>	kuan <sup>5</sup>	njuau <sup>2</sup>	uan <sup>1</sup>	uan <sup>5</sup>
早期韻尾	-n	-n	-n	-n	-n	-n

汕頭	拔	末	劣	決	髮	幹
1883	pwt <sup>8</sup>	mwt <sup>8</sup>	lwt <sup>8</sup>	kwt <sup>7</sup>	hwt <sup>7</sup>	wt <sup>7</sup>
1996	puak <sup>8</sup>	muak <sup>8</sup>	luak <sup>8</sup>	kuak	huak <sup>7</sup>	uak <sup>7</sup>
早期韻尾	-t	-t	-t	-t	-t	-t

根據上表，《汕頭》1883[-wn]、[-wt]兩韻對應的是《汕頭》1996 的[-uan]、[-uak]兩韻。同時，我們也在《汕頭》1883 的語料中，發現[-uan]、[-uak]這樣的韻母，例如：

汕頭	望	裝	爽	光	風	王
1883	buang <sup>4</sup>	cuang <sup>1</sup>	suang <sup>3</sup>	kuang <sup>1</sup>	huang <sup>1</sup>	uang <sup>2</sup>
1996	buau <sup>4</sup>	tsuan <sup>1</sup>	suan <sup>3</sup>	kuan <sup>1</sup>	huan <sup>1</sup>	uan <sup>2</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ŋ	-ŋ	-ŋ

汕頭	濁	溯	獲	郭
1883	chuak <sup>8</sup>	suak <sup>7</sup>	uak <sup>8</sup>	kuak <sup>7</sup>
1996	tsuak <sup>8</sup>	suak <sup>8</sup>	uak <sup>8</sup>	kuak <sup>7</sup>
早期韻尾	-k	-k	-k	-k

以上不同時期汕頭方言的語料顯示，現在汕頭方言的[-uan]、[-uak]，事實上包含兩個不同的類，一個是舌根輔音韻尾的[-uan]、[-uak]，一個是舌尖輔音韻尾的[-wn]、[-wt]。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推論從 1883 年到 1996 年之間，汕頭方言發生了以下的音韻變化：

wn > uan

uan > uan

wt > uak

uak > uak

由此可見，原先的[-wn]、[-wt]這兩個韻母在現代汕頭方言中已經與[-uaŋ]、[-uak]歸併為一類。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就-aŋ / -ak這一對韻母而言，不論是《汕頭》1883 或《汕頭》1996，都沒有讀舌尖輔音韻尾-n / -t的，例如：

汕頭	班	單	間	踢	虱	結
1883	pang <sup>1</sup>	tang <sup>1</sup>	kaŋ <sup>1</sup>	thak <sup>7</sup>	sak <sup>7</sup>	kak <sup>7</sup>
1996	paŋ <sup>1</sup>	taŋ <sup>1</sup>	kaŋ <sup>1</sup>	θak	sak <sup>7</sup>	kak <sup>7</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k	-k	-k

我們在上文已經知道，現代汕頭方言的-iŋ / -iak、-uaŋ / -uak，其實有兩個來源。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假設-aŋ / -ak在更早之前也是有兩個來源，也就是除了本來的-aŋ / -ak之外，另一個來源是舌尖輔音韻尾-an / -at。但是僅僅根據這兩份汕頭方言語料的比較，我們無法確定是否-aŋ / -ak也與其他韻母一樣，包含了更早之前舌尖輔音韻母的成份在內，因為用來比較的兩份語料中，-aŋ / -ak都只有一個類，無法提供是否有不同來源的訊息。<sup>7</sup>

### 3.1.2 現代汕頭方言-vŋ / -vŋ韻的形成

根據《汕頭》1996，汕頭方言有一組獨立的-vŋ / -vŋ韻，這一組韻母不見於《汕頭》1883。現在我們嘗試透過兩份語料的比較，來說明現代汕頭方言-vŋ / -vŋ可能的形成過程。底下先來觀察-vŋ / -vŋ韻在《汕頭》1883的對應關係：

汕頭	腸	糖	卵	磚	床	酸
1883	tŋ <sup>2</sup>	thŋ <sup>2</sup>	nŋ <sup>4</sup>	cŋ <sup>1</sup>	chŋ <sup>2</sup>	sŋ <sup>1</sup>
1996	tvŋ <sup>2</sup>	tvŋ <sup>2</sup>	nvŋ <sup>4</sup>	tsvŋ <sup>1</sup>	tsvŋ	svŋ <sup>1</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ŋ	-ŋ	-ŋ

汕頭	扛	鋼	圓	斤	近	銀
1883	kŋ <sup>1</sup>	kŋ <sup>5</sup>	khŋ <sup>5</sup>	kŋ <sup>1</sup>	kŋ <sup>1</sup>	ngŋ <sup>2</sup>
1996	kvŋ <sup>1</sup>	kvŋ <sup>5</sup>	khvŋ <sup>5</sup>	kvŋ <sup>1</sup>	kvŋ <sup>4</sup>	ŋvŋ <sup>2</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n	-n	-n

汕頭	乞	乞討	[聚]小木格
1883	khut <sup>7</sup>	khut <sup>8</sup>	
1996	khvŋ <sup>7</sup>	—	
早期韻尾	-t	-t	

根據上表，我們不難發現：

(1)就舌根音聲母而言，《汕頭》1996 的-vŋ / -vŋ韻母在《汕頭》1883 中，其實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早期的成音節鼻音韻母-ŋ(= -ng)，另一個是早期的-ŋŋ / -ŋt(相當於國際音標的-əŋ / -ət)。非舌根音聲母則比較單純，來源都是更早的成音節鼻音-ŋ。

(2)《汕頭》1996 也有成音節鼻音韻母-t，不過它在分佈上相當有限制，只能出現在不帶音喉擦音及零聲母之後。例如：

<sup>7</sup> 關於這對韻母，如果參考其他漢語方言或漢語歷史文獻，我們果然可以分析出汕頭方言的-aŋ / -ak包含兩類不同的輔音韻尾(-an / -at與-aŋ / -ak)。但是在不增加比較材料的前提下，純粹就汕頭方言早期與現代兩份紀錄來看，實在不能將-aŋ / -ak區分為兩個類。

汕頭	方	圓	遠	秧	統	黃
1883	hng <sup>1</sup>	hng <sup>2</sup>	hng <sup>4</sup>	ng <sup>1</sup>	ng <sup>3</sup>	ng <sup>2</sup>
1996	hŋ <sup>1</sup>	hŋ <sup>2</sup>	hŋ <sup>4</sup>	ŋ <sup>1</sup>	ŋ <sup>3</sup>	ŋ <sup>2</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ŋ	-ŋ	-ŋ

(3)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根據《汕頭》1996 的說明，不論是-vŋ韻母或-ŋ韻母，都不能與雙唇音聲母結合構成有意義的音節；然而在《汕頭》1883 却存在以下的音節結構：

汕頭	楓	飯	門	問
1883	png <sup>1</sup>	png <sup>6</sup>	mng <sup>2</sup>	mng <sup>6</sup>
1996	pŋ <sup>1</sup>	pŋ <sup>6</sup>	mun <sup>2</sup>	mun <sup>6</sup>
早期韻尾	-ŋ	-ŋ	-ŋ	-ŋ

由此看來，《汕頭》1996 雙唇音聲母之後的-ŋ韻母，有一部份是源出於早期的成音節鼻音韻母-ŋ。

根據以上 3 點，我們認為《汕頭》1996 的-vŋ韻母的前身就是成音節鼻音韻母-ŋ。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我們推測早期的成音節鼻音韻母-ŋ在最近這一百年間，曾發生過以下的音韻變遷：

$$\begin{aligned} R1 \quad \eta &> vŋ \quad \{/ \text{除了h-、ø-以外的全部聲母}\} \\ R2 \quad vŋ &> uŋ \quad \{/p-、m-\} \end{aligned}$$

同時，以上兩條音韻規則的運作，有其內在邏輯次序：R1 必須先於 R2。

至於在《汕頭》1883 讀為-uŋ / -ut的那批字，基本上聲母都是舌根音，其韻尾輔音的變化仍然依循著汕頭方言輔音韻尾變化的主要方向：-n > -ŋ、-t > -k。

### 3.2 汕頭方言雙唇輔音韻尾的歷時變化

比較早期與現代的汕頭方言，基本上雙唇輔音韻尾大部分沒有與其他輔音韻尾發生類上的合併，現象比較單純。不過根據《汕頭》1883，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汕頭方言存在-uam / -uap的韻母結構。例如：

汕頭	凡	犯	泛	範	法
1883	huam <sup>2</sup>	huam <sup>4</sup>	huam <sup>5</sup>	huam <sup>4</sup>	huap <sup>7</sup>
1996	huan <sup>2</sup>	huan <sup>4</sup>	huan <sup>5</sup>	huan <sup>4</sup>	huak <sup>7</sup>
早期韻尾	-m	-m	-m	-m	-p

從《汕頭》1996 的語料來看，早期汕頭方言的-uam / -uap韻母在現代汕頭方言已經讀為-uŋ / -uak。這裡還可以進一步探究的是，-uam / -uap韻母經歷過怎麼樣的音變過程？我們至少可以有以下的兩種假設：

(1) 早期的-uam / -uap韻母讀為現在的-uŋ / -uak韻母，是一步到位的。也就是：

$$\begin{aligned} -m &> -ŋ \quad /-uV_- \\ -p &> -k \quad /-uV_- \end{aligned}$$

由於介音-u-與雙唇輔音韻尾-m / -p都有合口徵性([+ round])，所以音節內部產生異化作用，

造成韻尾輔音變讀為-ŋ / -k。

(2) 早期的-uam / -uap韻母是經由兩個步驟變讀為-uaj / -uak:

R1 -m > -n / -uV\_

-p > -t / -uV\_

R2 -n > -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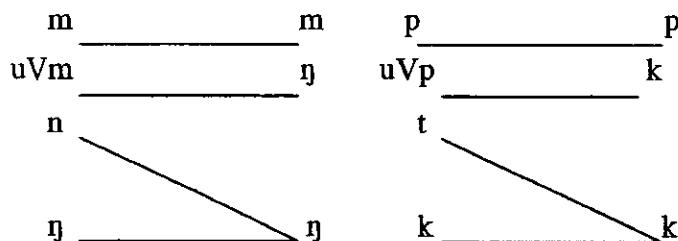
-t > -k

第一步變化的機制與(1)相同，都是介音與雙唇輔音韻尾由於異化作用造成韻尾變讀，不過R1變讀的方向是-n / -t。由於-uam / -uap先進行了R1的變化，使得這個韻母有機會參與後來R2 -n > -ŋ; -t > -k的音韻變化。

以上的兩個推論，就雙唇輔音韻尾變化的機制都有合理的解釋，所以都有成立的可能。

### 3.3 小結

本節我們比較兩份不同時期汕頭方言的語音記錄，深入地探討了在這一百年之間汕頭方言輔音韻尾所經歷過的音韻變化。根據《汕頭》1883，早期汕頭方言的輔音韻尾仍然保有-m / -p、-n / -t、-ŋ / -k三類對立；但就在這一百年間，汕頭方言在結構上發生了相當重大的音韻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要趨向是輔音韻尾的省併，省併方向如下：



由於發生了以上的變化，在現代汕頭方言中，我們只能看到-m / -p、-ŋ / -k兩類輔音韻尾的對立。

對同一方言進行不同時期的觀察，還有一點特別值得說明。那就是比較單一方言不同時期的語料，不僅可以觀察到音類上的相對關係，更可以具體地指出前後兩個時間點之間音值的變化。這樣的觀察，一方面有助於我們建立該方言音韻演變的細部過程，另一方面則可以為語音演變的諸多可能提供實例與佐證。

#### 4. 從比較方法看閩東方言早期的輔音韻尾

上文第2節對閩南泉州方言輔音韻尾的還原，主要是根據文讀音。由於閩南泉州方言的文讀音相當程度上保存了中古十六攝韻尾的三分架構，因此運用文讀音的架構，在某種意義上等於參考了《切韻》(也就是漢語歷史文獻)提供的分類框架。第3節則是根據不同時期的汕頭話語料，來追溯汕頭方言早期輔音韻尾的形態。本節換個角度來思考，如果將閩語方言暫時視為沒有任何早期文獻紀錄的語言，那麼純粹從閩語方言內部，以同源詞的比較來著手，是否能夠追溯出閩南方言白讀音的韻尾型態呢？答案是肯定的。底下我們就根據閩方言的材料一一說明。

目前所見，閩南方言的白讀音主要表現都是鼻化元音，因此閩南方言內部的比較便無法提供我們有效的韻尾分類訊息；那麼要重建閩南方言的韻尾系統便得先從閩東方言的比較入手。首先，我們根據若干閩東方言的同源詞，嘗試追溯共同閩東方言早期的韻尾形態。用來比較的閩東方言包括寧德、周寧、福州及福清四種，其中語料全部採用陳章太、李如龍的《閩

語研究》(1991)。請看以下各組同源詞表：

(1) \*-m / \*-p

	寧德	周寧	福州	福清	輔音韻尾構擬
檳榔子	tsem <sup>1</sup>	tsin <sup>1</sup>	tsien <sup>1</sup>	tsien <sup>1</sup>	*-m
齋味道淡	tsam <sup>3</sup>	tsen <sup>3</sup>	tsian <sup>3</sup>	tsian <sup>3</sup>	*-m
深	tshim <sup>1</sup>	tshim <sup>1</sup>	tshin <sup>1</sup>	tshin <sup>1</sup>	*-m
合	xap <sup>8</sup>	xa? <sup>8</sup>	xa? <sup>8</sup>	ha? <sup>8</sup>	*-p
疊	t <sup>b</sup> ap <sup>8</sup>	t <sup>b</sup> e? <sup>8</sup>	t <sup>b</sup> a? <sup>8</sup>	t <sup>b</sup> a? <sup>8</sup>	*-p
立	lep <sup>8</sup>	le? <sup>8</sup>	li? <sup>8</sup>	li? <sup>8</sup>	*-p

(2) \*-n / \*-t

	寧德	周寧	福州	福清	輔音韻尾構擬
天	thén <sup>1</sup>	thín <sup>1</sup>	thien <sup>1</sup>	thien <sup>1</sup>	*-n
困	kien <sup>3</sup>	ken <sup>3</sup>	kian <sup>3</sup>	kian <sup>3</sup>	*-n
懸高	ken <sup>2</sup>	ken <sup>2</sup>	kein <sup>2</sup>	ken <sup>2</sup>	*-n
闊	k <sup>b</sup> uat <sup>7</sup>	k <sup>b</sup> uot <sup>7</sup>	k <sup>b</sup> ua? <sup>7</sup>	k <sup>b</sup> ua? <sup>7</sup>	*-t
舌	set <sup>8</sup>	(sik <sup>8</sup> )	sie? <sup>8</sup>	sie? <sup>8</sup>	*-t
鐵	thit <sup>7</sup>	thi? <sup>7</sup>	thie? <sup>7</sup>	thie?	*-t

(3) \*-ŋ / \*-k

	寧德	周寧	福州	福清	輔音韻尾構擬
糖	thɔŋ <sup>2</sup>	thɔŋ <sup>2</sup>	thourŋ <sup>2</sup>	ton <sup>2</sup>	*-ŋ
驚	kianŋ <sup>1</sup>	kianŋ <sup>1</sup>	kianŋ <sup>1</sup>	kianŋ <sup>1</sup>	*-ŋ
青	tshanŋ <sup>1</sup>	tshanŋ <sup>1</sup>	tshanŋ <sup>1</sup>	tshanŋ <sup>1</sup>	*-ŋ
索繩子	sɔŋ <sup>7</sup>	sɔŋ <sup>7</sup>	sɔŋ <sup>7</sup>	(so <sup>5</sup> )	*-k
箬葉子	nɔk <sup>8</sup>	ny? <sup>8</sup>	nuo? <sup>8</sup>	nyo? <sup>8</sup>	*-k
尺	tsʰyŋ? <sup>7</sup>	tsʰyŋ? <sup>7</sup>	tsuoŋ? <sup>7</sup>	tsʰyoŋ? <sup>7</sup>	*-k

根據上面列舉的閩東方言同源詞，運用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共同閩東方言更早期輔音韻尾的「類」應該有三個，而不會是周寧的兩個或福州、福清的一個。若要進一步構擬它們可能的早期形式，我們可以觀察被比較的諸方言，看看誰的音讀表現最具有解釋力，把該方言的現象往上推。在上列閩東方言同源詞表中，顯然寧德的-m/-p、-n/-t、-ŋ/-k的分類格局最能解釋其他姊妹方言的現象，因此我們認為共同閩東方言的韻尾輔音表現是\*-m/\*-p、\*-n/\*-t、\*-ŋ/\*-k。

上文的討論是操作比較方法，從邏輯上得出了共同閩東方言韻尾輔音三分的結果。有了這個構擬的系統，我們可以看出周寧、福州與福清等方言的韻尾演變速度的差異：

共同閩東	周寧
*-m/*-p	-n/-t
*-n/*-t	
*-ŋ/*-k	-ŋ/-k

共同閩東	福州、福清
*-m/*-p	
*-n/*-t	-ŋ/-k
*-ŋ/*-k	

從共同閩東方言的角度來看，周寧方言先進行了雙唇鼻音-m與舌尖鼻音-n的合併，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合併的方向是-m > -n。至於與-m、-n相應的\*-p、\*-t演變的速度更快，已經與舌根鼻音讀為同一個-ŋ。福州、福清在演變上是相同的走向，都是把共同閩東方言的三套韻尾讀

為同一套-ŋ/-ɿ。這裡要附帶說明一點，我們可以認為，福州、福清先經歷過周寧這種類型(也就是由三類對立變為二類對立)，再演變到現在的合而為一類；但也可以認為原先的三類對立同時消失，直接省併為現在的一類。

另外，比較幾種不同時間記錄的寧德方言語料，可以看出寧德方言的音韻演變史。<sup>8</sup>底下列出四種不同的寧德方言語料出處：

寧德 1991《閩語研究》，陳章太、李如龍，語文出版社

寧德 1995《寧德市志·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書局

寧德 1999《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沙平，《方言》4，頁 282-295

寧德 2002《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林寒生，雲南大學出版社

這四份材料裡寧德方言韻尾輔音的類如下：

	寧德 1991	寧德 1995	寧德 1999	寧德 2002
總韻母數	80 個	78 個	69 個	75 個
韻尾輔音類型	-m、-n、-ŋ -p、-t、-k、-ɿ	-m、(-n) <sup>9</sup> 、-ŋ -p、-k、-ɿ	-m、-ŋ -p、-k	-m、-ŋ -p、-k、-ɿ
帶輔音韻尾的韻母數	63 個	50 個	41 個	47 個

從上表來看，在 1990 年初到 2000 之間所發表的材料，寧德方言的韻尾數目非常不一致，有多達 7 類(1991)，有少至 4 類(1999)。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韻尾輔音類型越少的，總韻母數也越少，這個情況顯示輔音韻尾的多寡決定了韻母數的總數。問題在於，同一個方言在好幾份紀錄中，帶輔音韻尾的韻母可以相差 22 個，這麼大的韻母數及韻尾輔音的差異究竟說明甚麼呢？我們可以根據寧德 1995 的相關說明來理解：<sup>10</sup>

### (1) 寧德方言輔音韻尾在近四十年來的變化

50 年代，它還完整地保留了中古陽聲韻-m、-n、-ŋ 和入聲韻尾-p、-t、-k，這在閩東方言所屬的各縣城關話中是絕無僅有的。……三十多年來，上述寧德話的陽聲韻、入聲韻的三套韻尾從混亂趨於歸併，韻尾-m、-n併入-ŋ，韻尾-p、-t併入-k。目前，這種歸併在年輕人口語中已經完成。

### (2) 寧德方言輔音韻尾在不同世代中的表現

寧德人中三個層次的人口音還不完全一致。60 多歲到 70 歲以上的人口音中，只有極少數人陽聲韻、入聲韻的三套韻尾能分清楚。這一層次的絕大多數人口音中保留了-m、-ŋ 和-p、-k 尾，-n 已經混入-ŋ，-t 尾已經混入-k，而原來讀-k 尾的一些字白讀音變成-ɿ 尾。五六十歲的寧德人口音中，陽聲韻、入聲韻三套收尾處於混亂狀態，他們當中有一些人-m、-p 尾保留得多些，有些人則保留得較少，同一個人，某些詞語保留了-m、-p 尾，另一些詞語的-m、-p 尾則又分別混入-ŋ、-k 尾。同一個人說同一語調，前會兒說是-m 或-p 尾，後會兒說時又變成-ŋ 或-k 尾；這一層次的人-n 尾已混入-ŋ 尾，-t 尾亦混入-k 尾，有的人入聲韻-ɿ、-k 尾尚有區別，不少人入聲只剩下一個-k 尾，-k、-ɿ 亦無法區分了。四十歲以下的人寧德人口音中，陽聲韻尾-m、-n 尾已混入-ŋ，入聲韻尾的-p、-t 尾已混入-k 尾。他們的口音中也沒有-ɿ、-k 的區別了。

<sup>8</sup> 這個方法與本文第 3 節的性質一樣，都是利用單一方言不同時間的紀錄來觀察音韻變遷的具體過程。

<sup>9</sup> 根據《寧德市志》，收舌尖鼻音韻尾的只有-ən 一個韻母。

<sup>10</sup> 標題是我們加的，標題下的文字則是寧德 1995 的原文。

這一層次的寧德人，陽聲韻、入聲韻已基本并成一套了。

除了寧德 1995 之外，寧德 2002 也有類似的說明，茲不具引。由此可以推想寧德方言早期的韻尾型態應該是如寧德 1991 的分類(也就是七類或扣除-?之後的六類)。我們可以根據上述語言變遷的記錄，把這五十年來寧德方言經歷過的韻尾輔音變化列出來：

共同閩東	寧德早期	寧德中期	寧德晚期
*-m / *-p	-m / -p	-m / -p	-ŋ / -k
*-n / *-t	-n / -t	-ŋ / -k	-ŋ / -k
*-ŋ / *-k	-ŋ / -k	-ŋ / -k	-ŋ / -k

比較周寧方言，寧德所進行的輔音韻尾合併過程又有不同。寧德的歸併，是將原先的\*-n/\*-t 讀為-ŋ / -k這一類，-m / -p是最後才加入的。

從上文對閩東方言韻尾類型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

第一、根據歷史比較法來推測，共同閩東方言輔音韻尾原先具有三分的架構，而現代其他閩東次方言如周寧、福州、福清等都各自經歷了輔音韻尾省併的過程，近五十年以來的寧德則是正在進行輔音韻尾的省併。

第二、就輔音韻尾的省併而言，由共同閩東方言演變到各閩東次方言，其具體省併的過程也存在類型上的差異。周寧方言是\*-m > -n，而\*-n > -n；寧德方言是\*-n > ŋ，而\*-m > -m，這是兩種不同的演變方向。至於已經把三套輔音韻尾合併為一套-ŋ/-k的福州、福清，除非有類似寧德方言的前後文獻來參照，否則我們無從推論究竟它們是經由那一種演變途徑合併而來。

我們已經透過歷史比較法建構出共同閩東方言的韻尾輔音類型，它們分別是\*-m/\*-p、\*-n/\*-t、\*-ŋ/\*-k，就分類上來說與中古十六攝的系統相當一致。現在透過閩東、閩南同源詞的比較來觀察閩南方言白讀音韻尾的表現。請看以下字表：

### (1) 共同閩東方言\*-m/\*-p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

	泉州	漳州	揭陽	共同閩東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共同閩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深	tshim <sup>1</sup>	tshim <sup>1</sup>	tshim <sup>1</sup>	*-m	*-m
械楔子	tsb̥i <sup>1</sup>	tsi <sup>1</sup>	tsi <sup>1</sup>	*-m	*-m
饗味道淡	tsia <sup>3</sup>	tsia <sup>3</sup>	tsia <sup>3</sup>	*-m	*-m
立	lip <sup>8</sup>	lip <sup>8</sup>	lip <sup>8</sup>	*-p	*-p
合	hap <sup>8</sup>	hap <sup>8</sup>	hap <sup>8</sup>	*-p	*-p
疊	tba? <sup>8</sup>	tba? <sup>8</sup>	tba? <sup>8</sup>	*-p	*-p

### (2) 共同閩東方言\*-n/\*-t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

	泉州	漳州	揭陽	共同閩東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共同閩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懸高	küi <sup>2</sup>	kuan <sup>2</sup>	küi <sup>2</sup>	*-n	*-n
天	thi <sup>1</sup>	thi <sup>1</sup>	thi <sup>1</sup>	*-n	*-n
困	kä <sup>3</sup>	kiä <sup>3</sup>	kiä <sup>3</sup>	*-n	*-n
闢	khua? <sup>7</sup>	khua? <sup>7</sup>	khua? <sup>7</sup>	*-t	*-t
舌	tsi? <sup>8</sup>	tsi? <sup>8</sup>	tsi? <sup>8</sup>	*-t	*-t
鐵	thi? <sup>7</sup>	thi? <sup>7</sup>	thi? <sup>7</sup>	*-t	*-t

### (3) 共同閩東方言\*-ŋ/\*-k在閩南方言中的對應

	泉州	漳州	揭陽	共同閩東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共同閩方言 輔音韻尾構擬
糖	thŋ <sup>2</sup>	thŋ <sup>2</sup>	thŋ <sup>2</sup>	*-ŋ	*-ŋ
青	tshĩ <sup>1</sup>	tshẽ <sup>1</sup>	tshẽ <sup>1</sup>	*-ŋ	*-ŋ
驚	kiã <sup>1</sup>	kiã <sup>1</sup>	kiã <sup>1</sup>	*-ŋ	*-ŋ
索繩子	soʔ <sup>7</sup>	soʔ <sup>7</sup>	soʔ <sup>7</sup>	*-k	*-k
箬葉子	hioʔ <sup>8</sup>	hio <sup>28</sup>	hio <sup>28</sup>	*-k	*-k
尺	tshioʔ <sup>7</sup>	tshio <sup>27</sup>	tsio <sup>27</sup>	*-k	*-k

從上表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只比較閩南的三個次方言，我們根本無法確定饗、囝、驚三個詞的韻尾輔音在更早的時期是否有區別；同樣的，我們也無法給欖、天、青擬測不同的韻尾輔音。至於入聲韻，除了兩個-p尾的詞之外，我們也看不出疊、闊、舌、鐵、索、箬、尺這些同源詞，它們韻尾輔音可能存在的區別。

第二、有了共同閩東方言這一參考架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還原出閩南方言這些鼻化韻及喉塞韻尾更早期的韻尾型態應該也是\*-m/\*-p、\*-n/\*-t、\*-ŋ/\*-k三分個格局。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就閩南方言的白讀音而言，當共同閩南方言從共同閩方言分化出來之後，\*-m/\*-p、\*-n/\*-t、\*-ŋ/\*-k便開始弱化，鼻輔音韻尾進而影響主要元音，使之帶有鼻化成份；與之平行的現象則是，本來不同的塞輔音韻尾也弱化為喉塞音成份。

### 5. 結語

本文的研究指出，如果要探討閩語輔音韻尾的變化，有三種方法可幫助我們追溯閩語方言早期的韻尾表現：

1. 單一方言文白異讀的比較
2. 早期方言文獻與現代方言記錄的比較
3. 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

經由本文的探討，不難發現就閩語方言而言，以上這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會得出相當一致的結果；而這個結果也與早期中古音的韻尾架構若合符節。

以西方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漢語方言研究的一個先天優勢是我們有三千年不斷的文獻材料，這些材料中尤其重要的是早期音韻分類的記錄—《切韻》及據《切韻》編纂的等韻圖。有了《切韻》及等韻圖所提供的中古漢語音韻的框架，漢語方言的研究得以有一個參照系統，比較《切韻》架構與漢語方言，可以提供我們對現代漢語方言若干歷史發展的認識，其功用相當顯著。因此，就漢語方言的研究而言，探討現代方言輔音韻尾的演變，最普遍也最方便的一個辦法，莫過於直接參照中古音提供的韻尾架構。然而，也已經有學者對漢語歷史語言學僅僅將注意力放在《切韻》與漢語方言之間對應關係的尋求感到憂慮。<sup>11</sup>

在以上三個方法中，我們特別重視的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原因在於：首先，如果閩語是個沒有書面文獻的語言，我們就只能根據比較方法來追溯可能的韻尾輔音類型；再者，先從現代方言的橫向比較入手，再進一步拿中古《切韻》的分類來對照，一方面可以深化我們對個別漢語方言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致於陷入把《切韻》視為現代漢語方言共同源頭的困境。

<sup>11</sup> 羅杰瑞、柯蔚南（1998:689）指出漢語歷史語言學太重視《切韻》架構的後果是導致對漢語方言研究的忽視。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的語音系統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是由美國浸信教會(American Baptist Mission)傳教士 A. M. Field 花費四年時間編纂而成，於 1883 年由美國長老教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在上海出版，是 19 世紀末的汕頭方言紀錄。這本汕頭方言音義字典所用的標寫法是一般教會通行的羅馬字，本字典共記錄 5442 個字，每個字底下有英文釋義、詞彙及若干例句；因此這本字典所記錄的內容，涵括了音韻、詞彙及句法三個方面。底下我們根據這本字典，對 19 世紀末的汕頭話語音系統略加介紹。

### 1. 聲母系統

本字典作者介紹汕頭方言聲母的方式，是以英語為例，指出汕頭的某個音相當於英文某字某音節的發音，之後再列舉汕頭方言字音。例如：

b as in bar,	馬bé	米bí	麥bēh
g as in gay,	牙gē	鵝gō	碍gǎi
h as in hat,	魚hū	鴨ah	貪tham
j as in jam,	字jī	如jū	絨jōng
k as in kick,	鼓kó	惡ak	極kēk
l as in lad,	路lō	驢lū	林lím
m as in mat,	姆mín	暗àm	目mâk
n as in nun,	籃nâ	因in	順sǔn
p as in pop,	巴pa	富pù	立lîp
s as in so,	酥so	心sim	色sek
t as in tilt,	肚tó	鬱ut	得tit
ng as in sing	黃ñg	籠lang	言ngân
c as in chair,	止cí	船cûn	鐘ceng
This last is a sound between ch in chair and ts in fits.			

就輔音的類而言，作者只列出了以上 13 個，很顯然它們不包括零聲母與送氣音(aspirates)。<sup>12</sup>另外，作者也特別指出汕頭方言中不送氣輔音與送氣輔音(aspirates)的分別：

p- : ph-	t- : th-	c- : ch-	k- : kh-
例字 牌pâi 役phâi	堂thâng 糖thîng	層câng 田châng	九káu 口kháu
例字 臂pì 肅phì	達tâk 讀thâk	卒cut 出chut	角kak 売khak

根據字典內文及上述作者的說明，我們為 1883 汕頭方言歸納出以下的聲母系統，並在方括號([ ])中列出相當的國際音標：

p[p]	ph[ph]	b[b]	m[m]	
t[t]	th[th]		n[n]	l[l]
c[ts]	ch[ts <sup>h</sup> ]	j[z]		
k[k]	kh[k <sup>h</sup> ]	g[g]	ng[n̩]	s[s]
ø[ø]				h[h]

<sup>12</sup> 就「貪」tham這個音而言，作者把它放在h底下，似乎是把tham這一音節的起始輔音成份分析為兩個不同輔音相連(CC)的結構。

說明：

(1)1883 年的汕頭方言有 18 個聲母。聲母數的不同是區分潮汕方言與閩南泉漳方言的一個重要依據，閩南泉漳方言絕大多數都不區分 m / b / l / ɺ / g 這兩類聲母，潮汕方言則有對立，因此一般的閩南泉漳方言都是 15 個聲母，潮汕方言則多了 3 個聲母。

(2)根據作者的解說，輔音 j 在汕頭字典中只分佈於音節首，相當於英文 jam 中的 j，一般標音為舌葉濁塞擦音 [dʒ-]。陳小楓、林倫倫(1996:14)指出現代汕頭有舌尖濁擦音 [z]，這個音有輕微的阻塞作用，因此也可以標為 [dz]。我們參考現代汕頭方言的音讀表現，把這個輔音標為舌尖濁擦音 [z]。

## 2. 韻母系統

關於韻母系統，這本字典的作者首先列出汕頭方言的元音 (vowels)，並說明元音的發音，其方式與聲母相同，都是以英文發音為例。根據作者的介紹，汕頭方言的元音如下：

a as in far,	鴉 a 拉 la 壮 âp
e as in they,	亞 é 茶 tê 浴 êk
i as in machine,	衣 i 里 lí 邑 ip
o as in no,	烏 o 埤 po 屋 ok
ɔ as aw in fawn,	塲 ô 好 ó 桌 toh
u as oo in tool,	有 ú 摳 un 佛 hût
ü as u in murder,	餘 û 汝 lû 恩 ün
w as o in one,	完 wñ 選 swñ 萬 bwñ

說明：

(1)[o]的讀音相當於英文 no 中的 o，這個音是相當於舌位偏後偏央的元音 [o]。

(2)[ø]的讀音相當於英文 fawn 中的 aw，這個音是一個舌位偏後偏低的圓唇元音 [ø]。

(3)[ü]的讀音相當於英文 murder 中的 u，這個音是一個展唇的央元音 [ø]。

(4)[w]相當於英文 one 中的 o，這個音是一個複合元音 [uʌ]。

作者這裡介紹的元音其實包括了兩種不同的類別，一類是單元音，一類是複合元音。底下根據字典內容，列出汕頭方言的韻母 ([ ] 中是國際音標)：

### 開尾韻與陰聲韻

a[a]	i[i]	u[u]	e[e]	o[o]	ø[ø]	ø[ø]
ia[ia]	ua[ua]	ai[ai]	au[au]	uai[uai]		f
ie[ie]	ue[ue]					
io[io]		oi[oi]				
iu[iu]		ui[ui]				

### 鼻化韻與喉塞音韻

a^n[ã]	i^n[ĩ]	e^n[ẽ]	ø^n[õ]
ia^n[iã]	ua^n[uã]	ai^n[ãi]	au^n[ãu]
ie^n[iẽ]	ue^n[ue^n]		
io^n[io]		oi^n[oi]	
iu^n[iu]		ui^n[ui]	
ah[a?]	ih[i?]	eh[e?]	øh[ø?]
iah[ia?]	uah[ua?]	auh[au?]	

ieh[ie?] ueh[ue?]  
 ioh[io?] oih[oi?]  
 iuh[iu?]  
 eh<sup>n</sup>[ɛ?] ioh<sup>n</sup>[hiɔ?] uaih<sup>n</sup>[uāi?]

### 陽聲韻與入聲韻

am[am] iam[iam] uam[uam] im[im]  
 ien[ien] wn[uŋ] in[in] un[un] ɻn[əŋ]  
 ang[an] iang[ian] uang[uan] eng[en] ong[on] iong[ion]  
 ap[ap] iap[iap] uap[uap] ip[ip]  
 iet[iet] wt[uət] it[it] ut[ut] ɻt[ət]  
 ak[ak] iak[iak] uak[uak] ek[ek] ok[ok] iok[iok]

### 成音節鼻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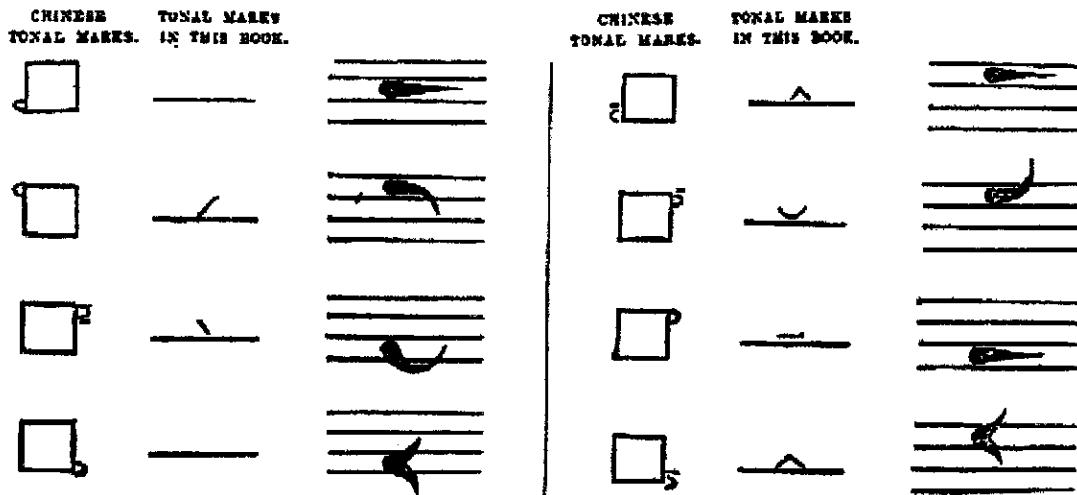
m[m] ng[ŋ]

### 說明：

- (1) 1883 年的汕頭方言基本上有 80 個不同的韻母，其中包括成音節鼻音 m([m]) 與 ng([ŋ])。
- (2) 1883 年的汕頭方言有 a[a]、i[i]、u[u]、e[e]、o[o]、ɻ[ə]、ŋ[ɔ] 共 7 個單元音音位。
- (3) 1883 年的汕頭方言除了分別有鼻化韻與喉塞音韻這兩類之外，還有同時具有鼻化成份與喉塞音韻尾的韻，不過這類韻母數量上相對較少。
- (4) 1883 年的汕頭方言，就輔音韻尾的表現而言，它有三套輔音韻尾的對立：-p / -m、-n / -t、-ŋ / -k。

### 3. 聲調系統

根據本作者的說明，汕頭方言有 8 個調。這 8 個調的傳統名稱是上平(upper even)、下平(lower even)、上上(upper high)、下上(lower high)、上去(upper going)、下去(lower going)、上入(upper entering)、下入(lower entering)。作者是用五線譜標音法來標注調值，請看下表：



參考上表及現代汕頭方言的調值，1883 年的汕頭方言的調值與調類可表示如下：

調類	陰平(上平)	陰上(上上)	陰去(上去)	陰入(上入)
調值	中平調 33	高降調 53	先降後升調 213	低短調 2
例字	司低刀東窩溫	死抵粉掩審榜	四帝倒放旦奮	薛滴卓觸鬱溫
調類	陽平(下平)	陽上(下上)	陽去(下去)	陽入(下入)
調值	高平調 55	中升調 35	低平調 22	高短調 5
例字	時池逃鹽含房	是弟在重臥懶	示地袋洞陷巷	蝕碟擇達學合

### 參考文獻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台北：三民書局。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李榮. 1982. 《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 1999. 〈論漢語方音異讀〉，《語言教學與研究》1。
-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倫倫、陳小楓. 1996.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羅常培. 1956. 《廈門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 羅杰瑞、柯蔚南. 1998. 〈漢語歷史語言學研究的新方法〉，《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下)，頁 674-691。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寧德市志·卷三十一·方言》。北京：中華書局。
- 沙平. 1999. 〈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4，頁 282-295。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Felde, A.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Jerry Norman.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頁 268-273。